

I・行善起家，蔭佑後人

欣賞金勤伯的畫作，給人印象就像其家學淵源及溫文儒雅的個性——傳統而古
典。他父親金紹基在華北開設紡織廠並經營礦業，同時也是一位收藏家。因而無
論在書畫或財富上，金勤伯都有得天獨厚的「家傳」。

清末民初浙江吳興的金家，從十四至十六世代裡，由一脈相傳而開枝散葉。金勤
伯的祖父金燾，思想開通又深具遠見，培育子女們經營事業有成；在藝術的領域
裡，家族中也人才輩出。包括金城、金紹堂、金章、金紹坊，到金開藩、金開義
至金勤伯，無一不是浸淫藝術甚深。

金勤伯來台定居後，潛心於花鳥繪畫的創作，並用心於繪畫教育推展，更將他大
伯父金城倡導的藝術香火，傳遞到寶島發揚光大。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左圖]

年輕時候的金勤伯

[右頁圖]

金勤伯 薰風鳥語（局部）年代未詳 工筆重彩

鈐印：金業、勤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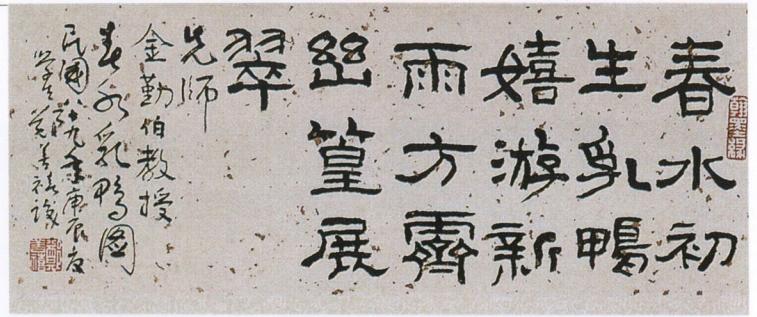
院體工筆花鳥風格第一人

金勤伯（1910-1998），被譽為台灣書畫界院體花鳥工筆風格第一人。在他故世後，家屬大部分留在美國，一年後師母也過世，家中後人無人精研美術。為了使金勤伯生前的一批珍貴文物不致散佚，於2000年時，家屬決定將其大部分作品、印章及若干先人遺珍，贈交國立歷史博物館保存，因當時的館長黃光男也是金勤伯的學生。黃光男之前任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期間，辦理美展或蒐藏、鑑定等與中國繪畫相關事務，金勤伯老師自然成為他重要的諮詢委員。在筆者任職北美館時，重要的評審會議，都能有幸陪侍金勤伯老師身側，並時有機會到他的居所拜訪，使我能常常面聆教誨與有所請益。如今雖無緣再看到他調色弄墨，多少對金勤伯若干生活中的點滴，還是能親自體悟的。

金勤伯的父親金紹基，以實業起家，設立工廠、成立公司，為金氏家族中最富有一員。他的祖父金燾，有感於時局環境的變化，瞭解到要把事業傳給兒女們繼承已不能有所作為，所以安排長子金紹城（又名金城，號北樓，1878-1926）帶著二弟金紹堂、三弟金紹基、三妹金章等，齊赴海外留學，使得金家人都具備相當的外語能力和正確的世界觀。

金家子弟，很奇特的一點，是金城與金勤伯這兩代之中，多人都與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唯獨金勤伯的父親專志於金融相關行業；但大伯父金城在國內藝壇的地位尊崇，卻屬意當時年紀尚幼的金勤伯來繼承發揚自己的繪畫志業。1926年9月，當金城因積勞病逝於上海時，贈「繼藕」一方印章予侄兒金勤伯，寄望他繼承「藕湖」之志，確實極有遠見。同年11月，金城長子金開藩（1895-1946）與其弟子多人，組織「湖社」畫會，承接金城發揚研究中國傳統畫藝的精神，使之能普及而光大。

金家後人中接觸繪畫藝術相關研究的人包括：金城的二弟紹堂，以刻竹聞名，他的次子金開義，以能畫著名。四弟紹坊刻竹尤為高妙，又與藝術界名人傾心結交，常由大哥金城為其作稿，指導如何處理畫面的虛實變化，且出版刻竹專書。排行老三的姑母金章（號陶陶，亦稱陶陶女史，1884-1939），是真正將花卉絕藝傳交給金勤伯的長輩。而金城的原配邱棲、長子開藩、次子開華；金章的兒子王世襄（1914-2009）等人，都具有相當深厚的藝術素養。



[右圖]

金勤伯 春水乳鴨 年代未詳
翎毛花卉 120.2×60.2cm
款識：春水初生 乳鴨嬉游
新雨方霽 幽篁展翠 先師金勤伯教授 春水乳鴨圖
此為金勤伯未及題款作品 / 民國八十九年庚辰夏 學生鄭善禧識 / 鄭印：翰墨緣、鄭善禧、鄭、善禧

[左圖]

金勤伯的大伯父金城年輕時期的身影

[中圖]

金勤伯的父親金紹基留學英國時期的留影

[右圖]

1906年，金勤伯的姑姑金章在畫堂內繪製扇面時的留影。





[左圖]
《湖社月刊》刊載金開義所繪的
雪景山水

[右圖]
《湖社月刊》刊載金開義所繪的
牡丹 1930 工筆重彩



金勤伯隨侍大伯父時日並不算久，卻被大伯父推薦進入「中國畫學研究會」。第二屆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於日本展出時，金城即帶領這個年紀幼小的侄兒親自赴日與會，當時金勤伯年方十二，可見大伯父對他的畫藝已有所肯定。伯侄來到日本後，受到日方藝壇熱誠歡迎，以及當地新聞報導諸種對中國藝術的尊崇，使得金勤伯幼小的心靈十分感動，立志以傳承中國藝術為職志。日後他用的印章「繼蘿」與「景北」（含有景仰大伯父金北樓的意思），以及他將自己收藏的金城作品付梓，在在說明金勤伯以此報答大伯父的栽培之恩。

金家除了多人長於繪畫外，「湖社」的確也栽培了不少極有學養的門生。「湖社」畫會是由金城長子金開藩在北平成立，並發行《湖社月刊》，而月刊之發行能到達一百期，幕後財力的支持者即為金勤伯的父親。人物畫家吳文彬為湖社當年的會員，在他訪問晏少翔這位畫壇前輩時，談到湖社子弟對「復社」的熱誠，均寄望金勤伯能登高一呼，在



[左圖]
《湖社月刊》刊
載1924年金紹
城（金城，號北
樓）繪畫、金紹
坊（西厓）雕刻
的刻竹作品

[右圖]
《湖社月刊》刊
載金開華繪畫的
紫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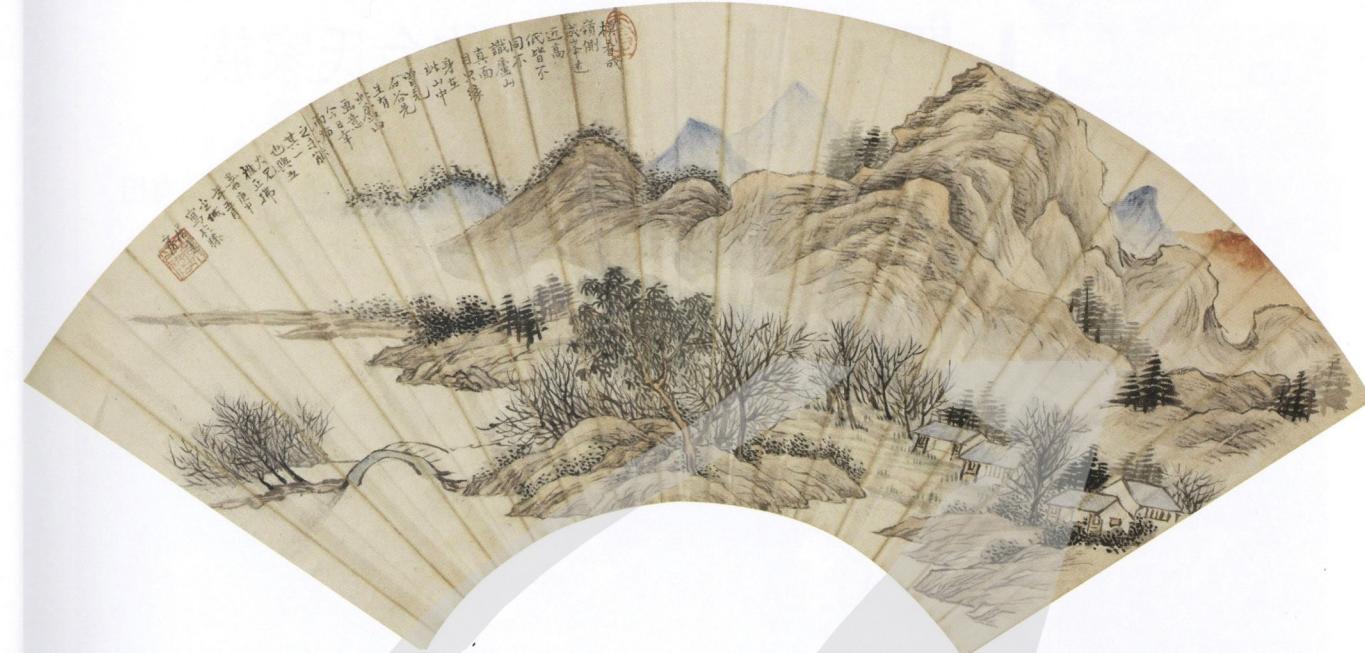




金城 採蓮圖 1908 彩墨



《湖社月刊》刊載晏少翔的採蘂
仕女圖



台灣重新振起「湖社」的精神。雖未能達成願望，但可貴的是，金勤伯已將畫藝的精要帶來寶島，使之繁榮滋長。

「海上畫派」在民國年間如異軍突起，成為畫壇主流；美國史丹福大學曾向浙江借展吳昌碩（1844-1927）、齊白石（1864-1957）、黃賓虹（1865-1955）、李可染（1907-1989）、潘天壽（1897-1971）等諸家作品，可約略推測當年畫壇中名家成名的過程。「南張北溥」、「渡海三家」我們都推崇了，但在老北平人眼中，我與陳雋甫老師提到溥忻，他肅然起敬的神情猶在眼前，溥家在當年的北平地位是如此尊崇，也可測知金勤伯在此一環境中完成他學養的過程。金勤伯與渡海三家都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而他在花鳥繪畫上至高無上的成就，是要從美術發展的歷史中重新予以肯定的。



上圖 金城 山水 1920 彩墨、絹 18×54cm (沈以正提供)
金城以披麻法做山水，款書疑題句有礙而遭挖補。言民國九年
(庚申)寫於膝居書房，為絹本，筆法中略見方折，應與他略
撫北宗山水有關。

下圖 李可染 人在萬點梅花中 1961 彩墨、紙 57.5×45.7cm

關鍵字

海上畫派

上海在19世紀中葉時，為近代中國經濟、文化重鎮，吸引全國眾多畫家雲集於此，逐漸形成了「海上畫派」。因當時寓居上海的著名畫家包括：任熊、任薰、任頤（伯年）、虛谷、吳昌碩等人，大多出生民間，無顯赫家世背景，以賣畫維生；但這批畫家的創作力旺盛，繪畫題材也相當豐富、畫面清新，頗受一般人的喜愛。遂而與北京為中心的「宮廷畫派」有了明顯區隔。

此畫派對中國近現代國畫影響相當深遠，代表畫家有：黃賓虹、任熊、任頤、趙之謙、虛谷、吳昌碩、王一亭、錢慧安等，許多畫家也成為今天書畫藝術市場上藏家追逐的對象。



吳昌碩 玉堂富貴圖軸 1918
彩墨、紙 117×95cm

[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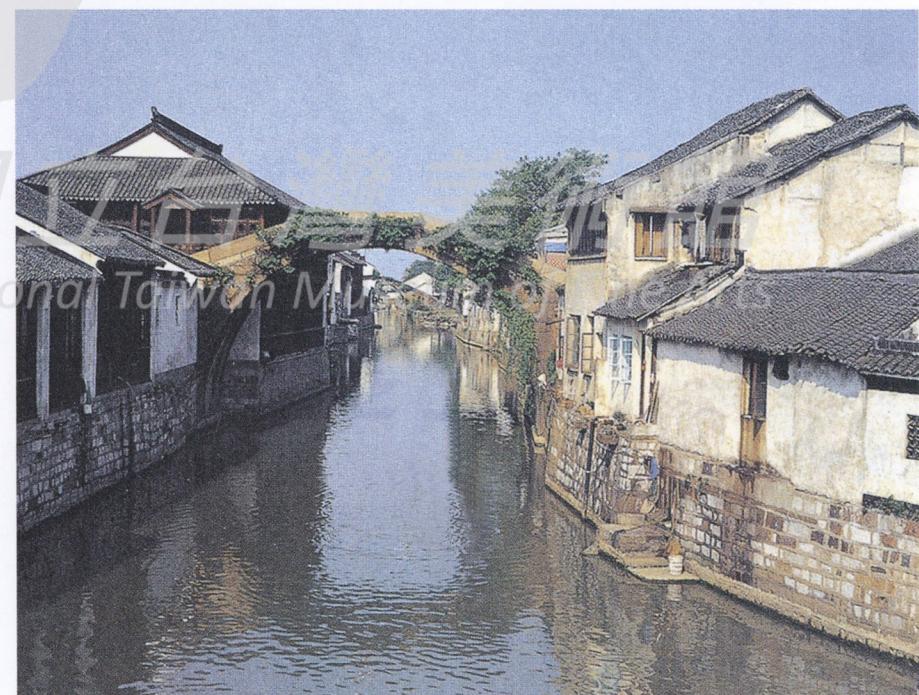
金勤伯的故鄉南潯，是江南水鄉與絲綢之府，風光秀麗、地靈人傑。

開通中西文化領域的金氏家族

南潯為江南魚米之鄉、絲綢之府；善璉湖筆，在製筆行業中佔有相當地位。約當明朝中期，金氏由吳興遷往南潯，十二世祖時，承德堂金永灃無子嗣，乃以金永庚次子金桐出繼。鴉片戰爭後上海開發成商埠，西方貨物紛紛進口。歷史小說家高陽小說中的胡雪巖以販絲起家，蠶絲貿易在商場上舉足輕重，金桐把握此一機緣，將家鄉「輯里絲」（知名蠶絲品牌）運往上海外銷，習得簡單英語會話後，成為「絲通事」，累積資金後開設了「絲棧」和「絲行」，成為活躍於上海、南潯之間的富商。

其子金燾繼承家業，考取秀才並捐官職，他的先進觀點，認為欲踏入上層社會必先汲取新知，方能洽談商務，與社會各階層交際接觸，因而，他具有讀書人進取之心，而又能擺脫為官者的保守。

據其孫金開英的回憶，金燶在學識及處事上，仰仗與西方文明多方的接觸與熟稔，曾二度出國，由長子金紹城陪同周遊歐美，帶回大量西



[左圖]
慈禧太后身旁桌上陳列英國鐘，反映當時清宮對鐘錶收藏的喜好。（藝術家出版社資料庫提供）

[右圖]
今日北京故宮鐘錶館藏有大量當年清宮收藏的座鐘或懷錶，圖為銅鍍金法郎座鐘。（北京故宮藏品，藝術家出版社資料庫提供）

方文明產品，這是一般任公職恪守成規者不易突破的。例如他從英國購回的自鳴鐘，懸於建造的鐘樓上，南潯全鎮的人都可以聽到其報時。今日北京故宮鐘錶館藏有大量當年清宮收藏的座鐘或懷錶，這些西方的科學產物，那時已普遍見於中國上層社會。其次如購買各式鳥槍及製造子彈的機器，當年上海製造局已從事這方面的發展，並在民間實驗，使金氏子弟享有射獵為樂的技術。從義大利購回觀測天象的儀器，在家中自設工具房，並陳列各式放大鏡、顯微鏡，觀賞事物的顯觀與微觀，使具科學實驗的精神等，反映了金燶對現時代西方文明探求的全新理念。

金燶家中也設有戲劇班子娛親，建家堂、家塾、藏書樓等，他一方面保存傳統國人治家的規範，同時還能大量將子女遣送遊學歐美，學習新知。尤其金家祖先的載德堂和承德堂後嗣無多，金桐由載德堂次子入繼承德堂，金燶亦為單傳，育有七子七女，不但人口繁衍，且子女都能與上層社會名流們結親，使金氏門第的子弟能接受高等教育，躋身經

【表一】

南潯金氏家族世系簡表（金桐一支，此表為局部，由《金氏家譜》、《金氏家族小傳》及金氏後人提供的資料綜合而成。張紓嘉繪製）

第十三世

第十四世

第十五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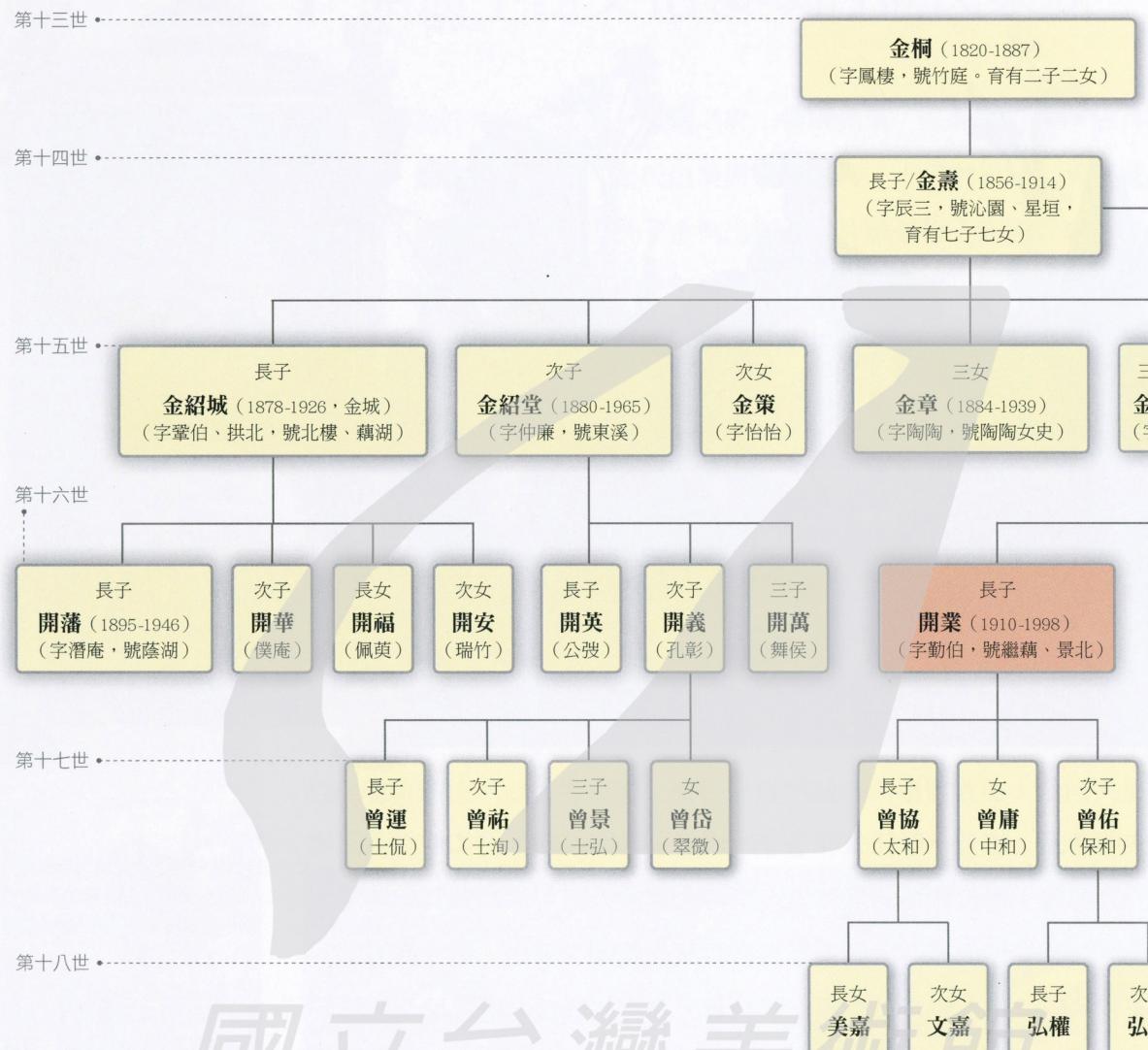
第十六世

第十七世

第十八世

濟、文學、藝術、法律、科學各領域。而其長子金城成為北方畫壇領袖，而金氏一門又多藝術家，在以「商業」起家的金氏家族來說，因開通中西文化領域中的學術素養，造成後人個個出人頭地，實是忠孝傳家、德被鄉鄰應有的厚報。

有關南潯金氏家族的世系，金勤伯的長孫金弘權提供筆者一份資料（見表一）。由於金燾原配沒有生育，繼配朱氏育成四子四女，分別是：長子金紹城（號北樓、藕湖，字輩伯、拱北）、次子金紹堂（號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東溪，字仲廉）、三子金紹基（號南金，字叔初），以及四子金紹坊

（號西厓，字季言）。正好是「伯仲叔季」和「北東南西」，為五行中的木、水、金、土而缺「火」，因為火能爍金的緣故。金燾另有側室江氏育有子女。然朱氏的四女，婿家均有良好家世，政治、文化上有其一定地位。陸劍所著《南潯金家》一書，以地誌的方式敘述金家發達的經過，分別提到金城兄弟姊妹們，如金城以外的才女畫家金章，固然教育了金勤伯，她本身也創作至勤，由《湖社月刊》刊印她花卉精冊多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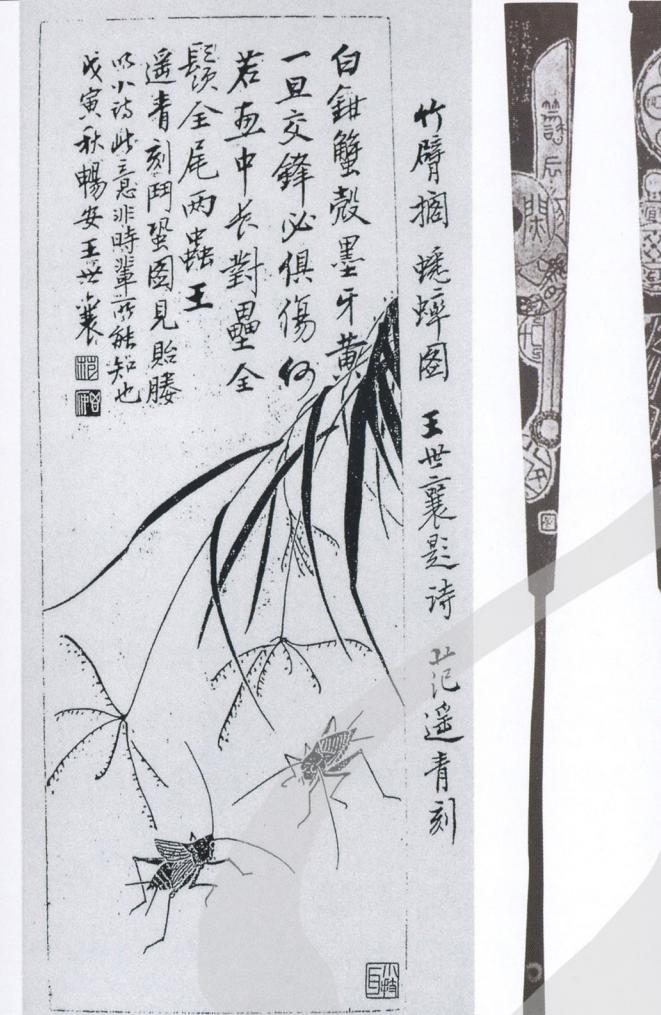




金氏家族合影，前排為金紹基（左三）、金紹堂（左六）。後排立者為金勤伯（左一）、金開英（左二）、王世襄（左三）。（金弘權提供）

《藝林旬刊》也多次刊載其作品，可知金章在畫壇上已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加上他的次子王世襄，民國三十六年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後任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的研究員，著作甚豐，對竹刻及明式家具等研究十分專精。金紹坊雖與兄長金紹堂均學習竹雕，除從事工程師等職務外，潛心竹雕藝術已達廢寢忘食，赴各地工作時，亦攜帶竹材刀刷相隨。兩人早年雖有意繪事，但長兄金城言及從事書畫的人多，不若另闢蹊徑，竹刻較易成功。

竹刻為文人藝術品，常見者之一是筆筒、二為臂擋。「臂擋」是寫字時不使衣服受墨沾汙的必備之物；而竹刻作品中最多見的則為「扇骨」。早年電器用品不發達，天熱時人們常攜扇，講究者對何人作畫、何人寫書，何人刻竹都講求慎選。文人相見，無不以所持摺扇相互觀賞。《湖社月刊》即印出溥儒（心畬，1896-1963）贈金開藩扇面。



[左圖]《自珍集》刊出的王世襄題蟋蟀臂擋拓本
[中圖]《湖社月刊》刊載金紹堂（金東溪）刻竹
[下圖]《湖社月刊》刊載溥心畬贈與金開藩的扇面

金紹坊朝夕奏刀，寒暑也不間斷，三年中作品達三百餘件。聲名鵲起後，上海及北平各大扇莊均代收他的扇件，潤例頗高，與一般書畫價格相去不遠。1909年，金城與吳昌碩、楊逸、王一亭在上海發起成立「豫園書畫善會」，這是一個重要的慈善畫會，金紹坊不時與會，結識了「海上畫派」如王一亭、沈子培、趙叔孺、吳待秋、吳湖帆、張大千（1899-1983）等人，為他的刻竹作畫題句。金城為鼓勵三弟紹坊刻竹，經常為其刻竹起稿，甚至註明某處陰刻、某處陽刻，某處宜深刻、某處淺刻，且共錄名款。

1950年後社會變遷，竹製扇骨雕刻不復精緻，文人逸事的雅緻不但不易再見，從事此項工作的藝術家也銷聲匿跡紛紛改行。初期從事這個行業者，為文人視為小技。金紹坊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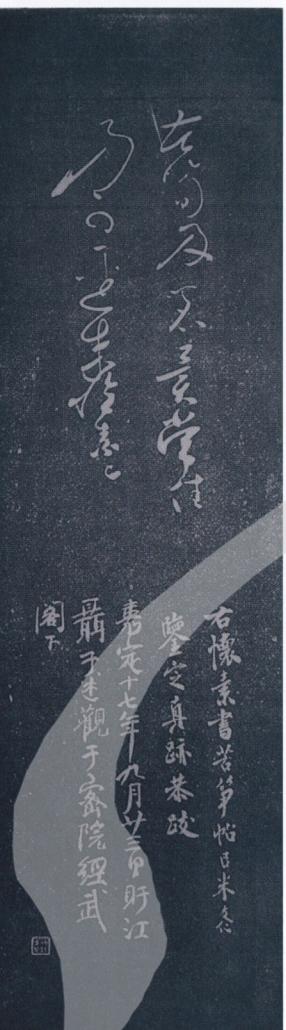
《刻竹小言》，是將早年出版作品集的心得，依簡史、備材、工具、作法、述例等五個部分，對藝術修養作了精到的分析。

近幾年來「竹藝」情況又轉好，舊法製作的扇骨，即便未經雕刻者也喊價甚高，對於這項傳統工藝的復興成長，頗具正面積極的作用。

金城在世雖未能達知命之年，但他一生用功至為精勤，由《湖社月刊》及金勤伯交由中華書畫出版社印行的《金北樓先生畫集》及〈金北樓——撫唐六如溪山漁隱圖卷〉，可見其傳世作品之豐富。海上畫派自清末及民國年間如日中天，近代畫百家中幾佔大半，金城有鑒於此，力求摹古，四王、吳、惲外，上追宋、元，倡議清宮成立古物陳列所，倣效法國羅浮宮的方式，開放學人進入摹畫，唐寅的〈溪山漁隱〉卷即為故宮藏品。師大授課的陳雋甫及吳詠香夫婦在北平藝專畢業後由母校保送至故宮國畫研究院深造，受到溥心畬、齊白石諸人的啟迪，而于非闇四十六歲的任職古物陳列所等，都與此相關。所以現今山水畫家賀天健說：「金拱北是京朝派山水。」金勤伯早年

受其大伯父親炙，由他早年的收藏和日後在香港購取大量金城作品的情形來瞭解，金城的技法與觀念對金勤伯一定是影響頗深的。昔日金勤伯在師大開課所授的雖然為工筆花鳥，由於他對山水、人物的精能，可瞭解他確是凡屬國畫內容的繪畫均力求深入，承受了大伯父的衣鉢。

金家不但接納了西方文明，且培植子弟不遺餘力，尤其厚實濟人的淳厚家風，與一般富貴人家教育子弟的方式全然不同。金城步入畫壇後，參加了上海的書畫「善」會。1917年，與葉恭綽、陳仲恕、陳師曾等人發起賑災書畫展，收取參觀展覽的費用，悉數捐給遭受水災的京畿災民。待金開藩創立「湖社」畫會後，更能推廣此一觀念作為他的孝思。金勤伯的父親，由於事業有成，不但對金城從事繪畫推廣事業大力



[左圖]
《湖社月刊》刊載金紹坊的竹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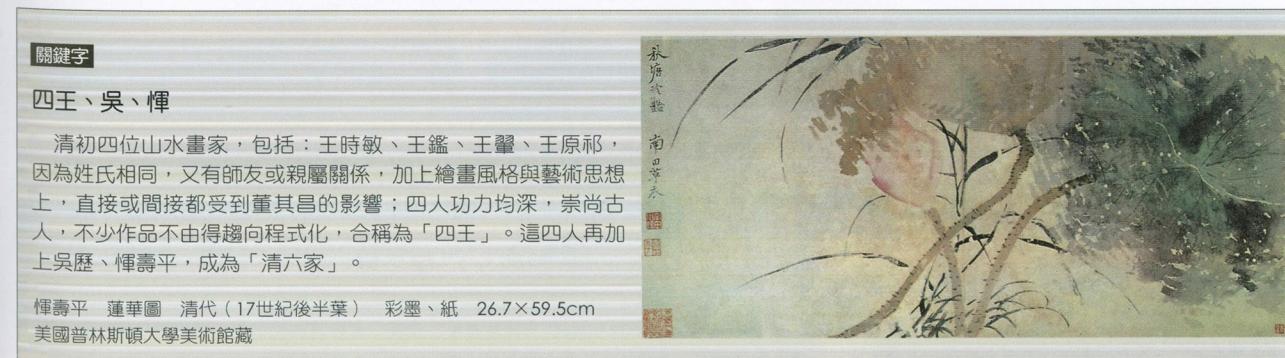
[右圖]
金紹坊刻竹作品



PAINTINGS BY CHIN PEI-LOU PAINTINGS BY CHIN PEI-LOU

[上圖]
金城所繪的〈倣唐寅溪山漁隱卷〉（局部）
[右圖]
《金北樓先生畫集》書影，封面圖為金城
〈倣唐寅溪山漁隱卷〉局部。

[左圖]
金勤伯 鶲鵠花卉 年代未詳 墨彩、紙
40.1×34.9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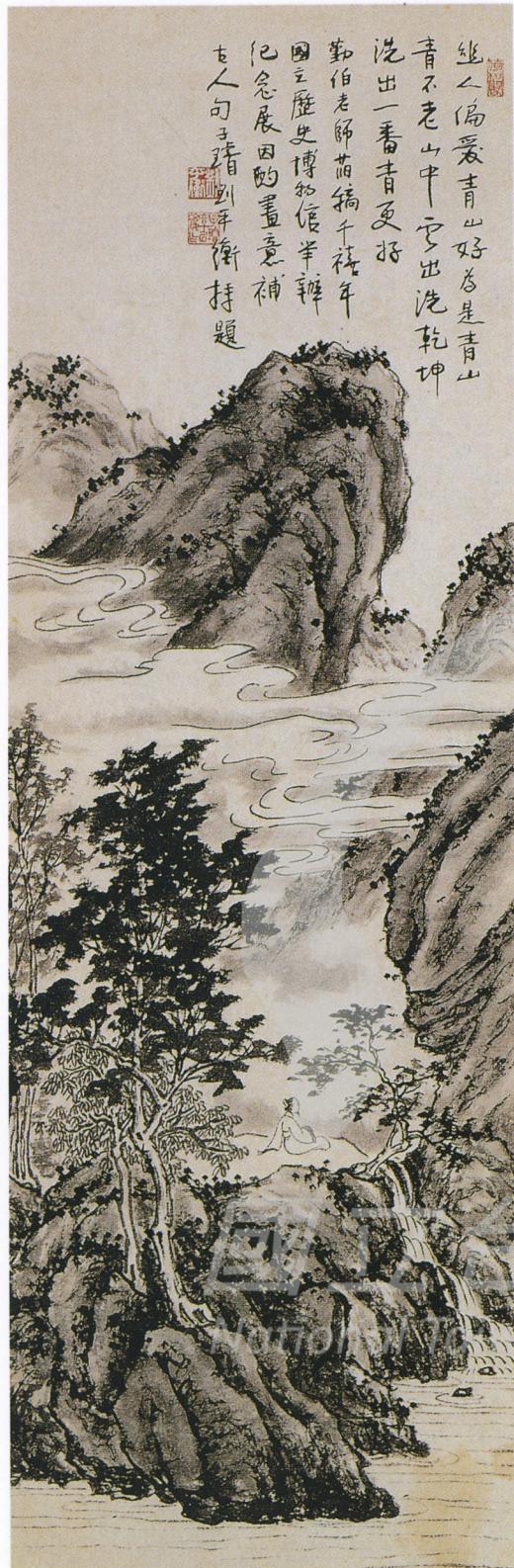


關鍵字

四王、吳、惲

清初四位山水畫家，包括：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因為姓氏相同，又有師友或親屬關係，加上繪畫風格與藝術思想上，直接或間接都受到董其昌的影響；四人功力均深，崇尚古人，不少作品不由得趨向程式化，合稱為「四王」。這四人再加上吳歷、惲壽平，成為「清六家」。

惲壽平 蓮華圖 清代（17世紀後半葉） 彩墨、紙 26.7×59.5cm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左圖]
金勤伯 雲間高士 年代未詳 水墨、紙 97×32.5cm

款識：幽人偏愛青山好 為是青山青不老 山中雲出洗乾坤 洗出一番青更好 / 勤伯老師舊稿，千禧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紀念展，因酌畫意，補古人句。/ 子璿劉平衡拜題 / 金印：倚桐閣 / 劉印：劉平衡



[右圖]
金勤伯 鍾馗 年代未詳 彩墨、紙 121.5×57.5cm

款識：祓除不祥 民間常於新年端午懸之廳堂 / 南山有進士 能驅天下鬼 華神藉護持 相貌魁然偉 先師 金勤伯教授遺作 獨立鍾馗圖 學生鄭善禧補題並識 李晴匱 / 金印：吳興金勤伯八十以後作、勤伯長壽 / 鄭印：民國八十九年、鄭善禧、福



[左圖]
1919年，金勤伯（左二）九歲時在北平與家人合影，戴眼鏡者為金勤伯的父親金紹基。
(金弘權提供)

[右圖]
1926年3月12日，金勤伯的父親金紹基接妻子楊文麗從協和醫院返家後，全家人合影。前排左起：金開美、楊文麗、金開璋；後排左起：金勤伯、金開璋、金紹基。(金弘權提供)

支持，日後如金紹堂之子金開英與石油的結緣、《湖社月刊》的出版及其他活動，均予以適當支援。

1980年代《空中雜誌》「廣播特寫」專欄的作者純之訪問金勤伯時，金勤伯談起：「民國三十八年，我父親去世時，他們把父親睡過的枕頭翻開來，上面寫著『如果你們愛我，就不要看這本書，把這本書和我葬在一起。』原來這是父親一生在華北辦孤兒院、老人院做慈善事業的紀錄簿。父親一生樂善好施，而且為善不願人知。」

誕生於積善之家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10年3月16日，金勤伯就在這樣一個積善慶有餘的家世下，誕生於浙江吳興。

金城兄弟子姪輩，大都受其愛好藝術的影響，前面所提二伯紹堂及叔父紹坊的刻竹成就，因文人社會，刻竹向被視為「工」人之藝，歷來刻竹名家濮仲謙與朱松鄰在明代並美，而張希黃的「薄地陽刻」一時揚名，金紹堂、金紹坊以文人從事刻竹，一如「宜興壺」日後有時大彬、陳曼生等文人的參與，使工藝與文學結合，金紹坊的享名自無例外。



[左上圖]
金章 富貴滿堂 1906
彩墨、紙 85×20cm
款識：丙午夏金章寫
鈐印：金章書畫



[右上圖]
汪亞塵 春波魚樂 1942 彩墨、紙
86.4×29.5cm
款識：爭如池中春波暖
藻密萍香自在游 水泡
眼 魚之上品 其特微
在眼 / 壬午新春 雲隱
居士亞塵并記 / 鈐印：
雲隱居士、塵、弄芬齋

[左圖]
金章1909年作的〈金魚
百影圖卷〉(局部)

前面所述，金家諸位除金紹基外均與書畫結下了不解之緣，而金紹基的確由衷希望長子金勤伯能繼承自己事業發展的鴻圖，未料，金家的藝術細胞卻由金勤伯沿襲，在金氏子弟中發揚光大。

金家除男性外，女性就屬金章的知名度最高。她偕兄長赴英留學，她除了隨長兄金城習畫有所成就外，亦工詩詞、精楷書，金燾能慧眼遴選她出國，定是由於她有相當的學識能力。金章入上海中西女塾就讀，該校以英語教學，宋慶齡、宋美齡便讀過這所學校，算得上是她的學妹。金章至國外研習的是「美術」，返國結婚後夫婿為閩縣王繼曾，1909年後任留法學生監督，當時她隨同赴法國，故她的英文與法文均有相當造詣。1919年，金城在北平成立的中國畫學研究會，自己擔任「鳥部」指導，又請金章擔任畫「魚」的指導，可見金章在畫魚上的研究貢獻頗大。宋人劉寀以「魚」的生動形相傳名後世，金章從各種魚類中取材，以寫生為基礎，金魚可豢養置於案頭，易於觀察，所以繪有〈金魚百影圖卷〉傳世。

兩本月刊為北方畫壇盛況留下記錄

海上畫派作金魚者先有虛谷，後繼而知名者為汪亞塵。金章掌握魚的水中動態，汪亞塵則以點寫法成之，尤其汪氏居留美國，以水彩法入畫，又是一種境界。金章作品在《湖社月刊》上刊印數目之多僅次於金城，她的山石林木筆力奮健，布局森嚴，〈耄耋圖〉等可與金城作品媲美。

金城夫人邱棟，能書擅畫，1935年六十壽辰時（《湖社月刊》95-97期先後刊出祝壽專刊），以張大千「麻姑」為首，共登載三十餘圖，連散原老人陳三立亦有壽聯拜祝，盛極一時。金城長女金開福、金開義夫人溫淑順，特別是身為金開藩妻子的袁榮瑾，曾於比利時建國百年博覽會上獲過金獎。她們都與書畫結緣。《湖社月刊》刊出了不少與金家相關的作品，相對的《藝林月刊》也有多幅曾任民國總統徐世昌的畫作，這本刊物得自他的贊助，畫學研究會也是周肇祥在金城去世後得庚子賠款經費的贊助，才能繼續推廣並舉辦展覽；而對畫壇名家作品亦能廣泛介紹。金章的〈耄耋圖〉刊於該月刊，也刊於《藝林月刊》，62期刊登民國十一年蘇東坡生日名家筆會（名家相會時集體創作）之一，周肇祥所



[上圖]
虛谷 魚蟲花鳥冊葉 1895
彩墨、紙 34.7×40.6cm
上海美術館藏

[左下圖]
《湖社月刊》刊載金章所繪的〈耄耋圖〉

[中圖]
1925年金城所繪的〈耄耋圖〉

[右下圖]
金城所繪的〈貓蝶圖〉





金氏家族合攝於金紹堂北平宅邸。最後排左起為金勤伯（左一）、王世襄（左二）、金紹坊（左三）、金紹基（左四）、金開義（左六）、金開萬（左七）、金開英（左十）、金開藩（左十二）。第二排為金城夫人邱樸（右四）、為金紹堂（右五）。（金弘權提供）

分得，此期為民國二十四年，陳師曾、姚茫父，王夢白均已過世，惟周與蕭謙中尚在世。各屆成績展覽會作品如溥雪齋、劉凌滄、田世光，均有令人面目一新的作品刊登，劉凌滄曾說，他1926年入會，已羅集了故都二百餘名畫家，極一時文化之盛。在此略為提及，說明這兩本刊物，的確替早年北京畫壇盛況，留下若干可貴資料。

父親是企業家

金勤伯的父親金紹基，前面已概述其為人。他排行第三，一字南潤，三十二歲後自號「南金」，與金城同入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學習電器學，主修化學，畢業後曾於英國 General 電氣會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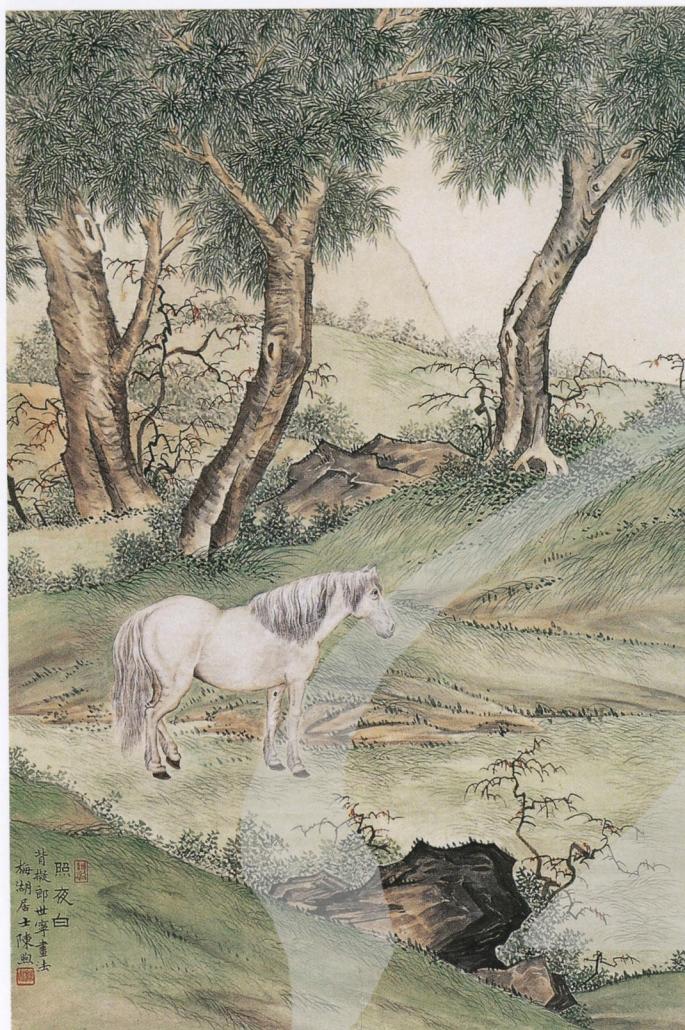
習。光緒三十二年任職北京商務委員會所屬「技術學校」電氣科的首席教授。受商部右侍郎唐文治聘為交通委員會委員，後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同大學）化學部長。宣統三年（1911）在郵電局的工作為主事。當時留學歸國專業人才少，他與其兄長金紹堂同樣地很容易就被安排在政府相關機構工作，這種情形，一如民國初年間學人甚多人留法，是否取

[左圖]

金城 水邨圖 1924 水墨
105×53.1 cm
此作曾為金勤伯收藏品

[右圖]

金城 松禽圖 1924
彩墨、絹 131×42.4cm
款識：中村先生大雅正之 甲子
祀龕後二日 吳興金城畫于墨林閣 / 鈐印：金城私印、北樓



陳緣督 照夜白 年代未詳

彩墨、紙 99.5×67cm

款識：照夜白 背擬郎世寧畫法

梅湖居士陳煦 / 鈐印：緣督、梅

湖陳氏

在其故世後，所擁有的藏品公開拍賣，金勤伯的父親還遠赴英倫，以重金標得所有貝類及植物標本珍藏，運回國內。當然他也留心國內相關標本及收集。熊宜敬言及此段，提及其著有《北戴河貝殼》及《華北海岸常見貝殼》，前者與英國著名古生物學教授葛利普合著，二書分別由北京自然研究所與上海中國科學會月刊出版發行。事後有關貝類之圖集、標本捐給上海中國科學圖書館，有關植物的標本及圖冊，則捐給廬上植物園圖書館。1927年，金紹基並參加組織北平博物學協會及博物學研究所，後曾任北平博物學協會會長、北平美術學院副院長。文中也言及曾與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女婿及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女婿一行人赴甘肅開採石門油礦。並曾向政府申請開設美孚汽油公司，但因政局變遷未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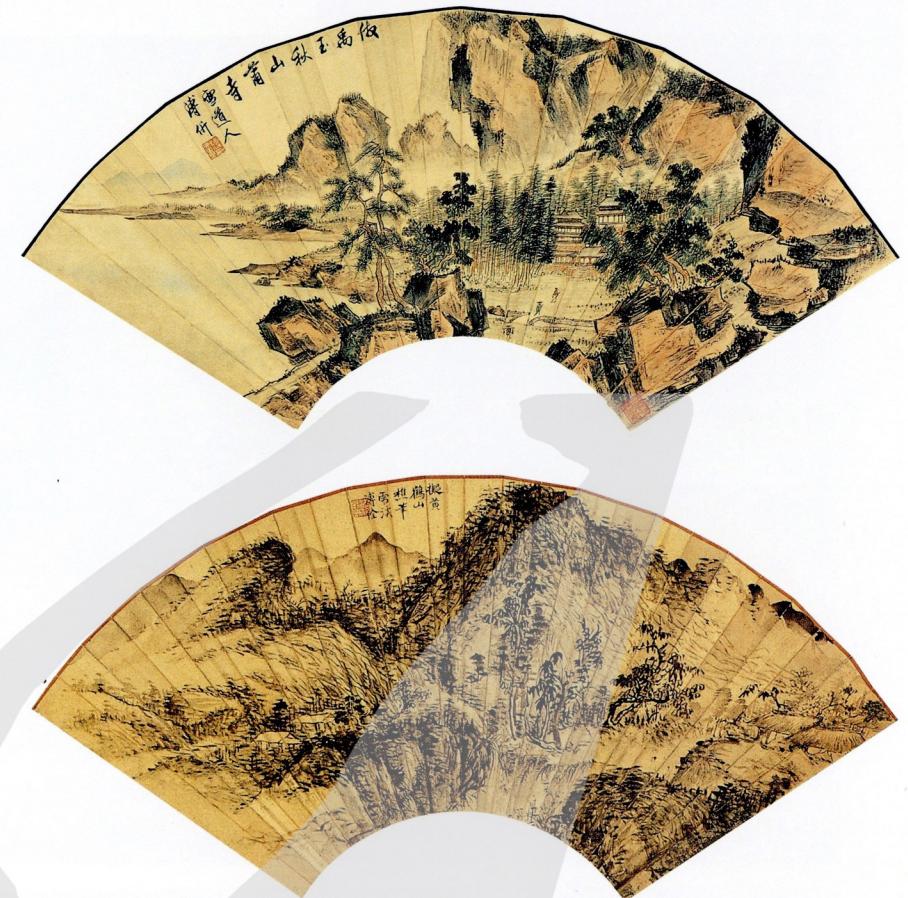
得學位，有否真才實學，回國後均能找到政府實授的工作。

金紹基在民國後步入實業界，在華北開毛紡廠，經營礦業，這些事業是導致他日後資本雄厚的原因。金勤伯偶而提及，大陸開放後，北京有電告知他家的工廠即可發還，請他考慮是否接手，最後他表達，決定放棄。上海的故居，據言由金勤伯的妹妹居住，是一座花園洋房，已住滿居民，無法收回。

1916年，金紹基任Vicka公司買辦，1917年後舉家遷居北平，故金勤伯於1918年起住在北平東城的胡同裡，離金城的墨樑閣很近，得空便常常往伯父家裡跑，正式親近了文人高雅自適的生活。而金紹基事略與相關記載不多。他受父兄影響，熱中收藏，除了古器物與字畫外，對海貝的收集和研究都頗深入。英國Salisbury以蒐集貝類知名，

這裡要略加註明，窮鄉僻壤自古皆用油燈為照明的方式，燃料以桐油或菜油為主；物質文明較進步地區，則用光度較高的煤油，煤油安全性高，燈外加玻璃罩，故擦拭燈罩為日常生活必做的工作，而煤油即為「美孚」公司以馬口鐵製成的箱來盛裝，如同台灣煮飯燒菜在使用瓦斯之前，也經過了煤球和煤油爐的階段。台灣中油公司第一位極受推崇的領導人物

金開英，為金勤伯二伯紹堂的長子，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取得碩士和工程師的資歷，1931年之所以回國，即因為金紹基要他主持「沁園燃料研究室」，1930年丁文江主持地質調查所想成立燃料研究機構；是由金紹基捐出五萬銀元，才能建造一幢三層大樓供學術研究之用。這便是中國石油發展成日後的玉門礦及台灣的中油，使金紹基的理想，終於在台灣開花結果。中油公司新建大樓即以金開英的號「公弢」命名。



[上圖] 滕忻 書畫合璧扇(正面)

年代未詳 彩墨、紙

29.6×84cm

款識：仿禹玉〈秋山蕭寺〉

雪道人滕忻 / 鈐印：滕忻印章

[下圖]

[下圖] 滕忻 夏山行吟(正面)

年代未詳 水墨、紙

20×54.6cm

款識：擬黃鶴山樵筆 雪溪滕忻

鈐印：滕忻長壽

金勤伯轉向繪畫的機緣

金紹基的龐大企業，培養接班人是當務之急，金勤伯有弟弟開美及妹妹開璋、開璋。金勤伯幼承伯父及姑母在美術上的薰陶，雖入燕京大學生物系，畢業後入生物研究所，獲昆蟲學碩士，這門課業，一則與繪



畫有關，再則與他父親的蒐集及植物標本也有關聯。

1937年日軍進攻北平，因金紹基在企業界的聲望，自知必受牽累，不得不變裝攜眷逃離北平轉往天津，在天津召開仁立實業公司董事會研究未來發展方向，而留下金勤伯善後。沒料到日方將金勤伯軟禁三個月，監視其行動，不許他離開北平，並兩次被叫到日本憲兵隊問話。為免於日方繼續糾纏，金勤伯將家族企業暫時停頓，並聽從「湖社」師兄陳緣督的建議，認為畫家身分較不會受日方注意，被推介給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的主任溥忻，受聘兼任他的課程。溥忻、溥佺、溥傑具為清朝貝勒載灃的後人，山水畫外兼長鞍馬，與金家交往甚密，水山兼宗南北，由《湖社月刊》中屢見作品刊出，可以測知。

此為金勤伯由生物學轉向繪畫生涯的開始。但家族企業慣例由長房承襲，像金家事業有成，以金城等朱氏所生子女為主，金城故世後畫壇事業由金開藩續予發揚。所以金勤伯1934年與同屬畢業於燕京大學音樂系的許聞韻結婚後，留學英國倫敦大學，後轉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原擬攻讀博士，因中日戰起而返國。所學無以致用，使得他朝向繪事研究的志向更為堅定。

[左頁右上圖]

金勤伯 鞍馬人物畫稿（未落款，局部） 年代未詳 彩墨、紙
58×25.5cm（金弘權提供）

[左頁下圖]

金勤伯 荷塘盛夏 年代未詳 彩墨、紙 33.5×48.3cm
款識：金勤伯 / 鈐印：金業、勤伯

[右圖]

金勤伯 海棠圖 1961 彩墨、紙 92.7×30.5cm
款識：風動花枝窗外影 半庭明月酒醒時 辛丑端午後 金勤伯畫
鈐印：金業、勤伯





[左頁圖]
金勤伯
水仙畫稿（未落款，局部）
年代未詳 彩墨
28.8×40.5cm
(金弘權提供)



金紹基於1949年上海淪陷後於香港過世。金勤伯則於1948年前後渡海來台，他提及家傳珍藏散佚情形時說道：「民國二十七年北平的房子被日本人佔領，先父當時住的房子富麗堂皇，稱為蔣將軍府，外觀古色古香，內部為現代化設備，日本人佔領後作寺內大將（即華北總司令）行館，因此掛在牆上一部分的珍藏就這麼不翼而飛了。抗戰勝利後，共黨叛亂，佔領了先父在上海的房子，又丟了一部分。剩下的珍藏，在民國三十八年從上海運往台灣的途中，隨太平輪沉沒了。」太平輪沉沒事件是由上海赴台的交通巨大慘事，由於運載財物與人員過多，因超載而下沉，金勤伯本人則坐最後一班中興輪，隨身僅攜帶了少數字畫和玉器，倖得保全。據他言及欲將手頭清代瓷器精品出售，如未售出，其價碼應有當時二十倍的差價。

金紹基能於上海風雨飄搖之際，預知共產黨執政之初，富有者與學術界人士將受災難，先送金勤伯來台，代表了一般中產階級者的心態。就因為如此，金勤伯來到台灣定居，使得這一點藝術薪火，得以在台灣茁壯。